

# 拉美国家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sup>\*</sup>

——合作进展与观念趋向

柴瑜 王效云 丁宁

**【内容提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地区间制度框架协定的不断搭建,拉美与亚太地区间经济交往日益加深,亚太地区已成为拉美地区最具活力的经贸合作伙伴。在美国主导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和东盟着力倡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亚太自由贸易区逐步取得进展的背景下,拉美国家对亚太地区日趋多元化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受到广泛关注,以重点参与、积极推进的态度开展地区间合作,其中墨西哥、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等太平洋东岸拉美国家表现尤其突出。拉美次区域合作机制太平洋联盟则普遍被视为成员国融入亚太的重要平台。考虑到当前中拉合作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拉美国家对待亚太经贸合作的这一立场与态度,有助于中国在推动拉美地区与亚太地区的地区间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和主动的作用。

**【关键词】** 亚太区域一体化 TPP APEC 太平洋联盟

**【作者简介】** 柴瑜,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效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丁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讲师

**【中图分类号】** F114.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6)05-0078-17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605005

---

<sup>\*</sup> 本文系中国社科院 2016 年创新工程项目“拉美产业发展研究”(GJ05\_2016\_SCX\_178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5ZDA067)、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亚太自贸区战略研究”课题研究的中期成果。

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格局悄然转变,亚太地区正逐渐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尝试分享亚洲经济增长成果,积极发展与亚太地区的战略合作关系。拉美地区国家特别是太平洋沿岸国家,也日益重视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积极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笔者将在梳理和总结拉美国家与亚太地区<sup>①</sup>经贸合作现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墨西哥、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等太平洋沿岸的拉美国家对亚太区域一体化合作的态度及战略思路,并提出通过发展与拉美国家关系来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 一、拉美国家与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现状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拉美国家主要奉行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发展战略,与太平洋西海岸的亚太地区联系有限。自 90 年代开始,拉美国家开始奉行新自由主义,加大了外向型经济发展力度。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为其提供了更多机会。拉美国家开始寻求对外经济关系的多元化,将目标投向蓬勃发展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和太平洋地区。在战略层面,拉美国家积极与亚太经济体缔结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建立对话机制;在实践层面,双方的经济交往不断深化,贸易额、投资额不断提高。

第一,拉美国家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呈现出多层次、多渠道的特点。一是积极加入或倡导建立亚太经济一体化安排,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二是积极拓展区域层面和多边合作,如建立东亚—拉美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简称“中拉论坛”)等;三是大力发展双边合作。截至 2016 年 3 月,已有 7 个拉美国家和经济体与亚太国家缔结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有 19 项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据不完全统计,在上述已生效的一体化组织或论坛之外,拉美和亚太地区之间另有 13 项区域一体化协议正处于谈判磋商或研究阶段。

---

<sup>①</sup> 如无特殊说明,笔者所指的拉美国家指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所有经济体。亚太地区指亚太 17 个经济体,分别是中国、日本、韩国、东盟 10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通过梳理拉美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合作协议,可以发现如下特点:其一,从时间上看,除墨西哥、智利、秘鲁分别于1993、1994、1998年加入APEC之外,其他的一体化协议均在进入21世纪后达成。2005年之后拉美与亚太地区之间的一体化进程明显加速。其二,从国别来看,拉美各国对参与亚太一体化进程的热情差别较大。太平洋沿岸的拉美国家及中美洲国家参与亚太一体化进程的热情较高,缔结的多边或双边合作协议也较多,而其他拉美国家的热情相对较低。值得一提的是拉美大国巴西,至今为止还没有与任何一个亚太国家缔结任何类型的一体化协议。其三,中国、日本、韩国是拉美国家在亚太地区的主要战略合作伙伴。拉美地区开放度较高的智利和秘鲁均与这三个国家缔结了双边一体化协议。中国台湾、新加坡、泰国在参与拉美与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也表现得较为活跃。

第二,拉美各国与亚太地区之间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但密切程度差距较大。拉美与亚太地区经济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加强经济合作能为双方带来显著的潜在效益。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战略合作架构的不断搭建,双方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也飞速发展。

首先,拉美国家与亚太地区间的贸易在进入21世纪后发展十分迅速。20世纪90年代之前,拉美国家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一直较弱。90年代后半期,随着墨西哥、智利、秘鲁相继加入APEC,拉美与亚太地区市场逐渐向对方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双方经贸合作日趋升温,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据统计,2014年拉美地区出口贸易额较2000年增长了194.86%,其中对亚太地区出口增长了831.13%;同期进口贸易额增长了214.42%,其中自亚太地区进口增长了620.26%,均远高于总体增速。<sup>①</sup>

其次,拉美国家与亚太地区间的贸易呈现一定的不平衡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拉美地区与亚太地区在对方贸易中所处的地位差别很大。从拉美地区看,亚太地区先后于2008年和2010年成为拉美地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场。从亚太地区看,无论在进口方面还是出口方面,拉美国家所占比重均相对较小。据统计,2014年对亚太地区进出口分别占拉

---

<sup>①</sup> 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数据库(CEIC)(<http://www.ceicdata.com/zh-hans/countries/china>),数据中不含中国台湾地区。

美地区进出口额的 15.83% 和 25.97%，同期对拉美地区进出口则分别仅占亚太地区进出口额的 4.08% 和 4.39%。<sup>①</sup> 二是贸易方向不平衡。自 1995 年以来，拉美地区对亚太地区的出口额始终小于自亚太地区的进口额，这种不对称性导致了自 1992 年以来拉美地区对亚太地区一直存在贸易逆差，2014 年逆差已达 1 393.18 亿美元。<sup>②</sup>

再次，中国成为拉美国家在亚太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3 年以前，拉美地区在亚太地区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均是日本；此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拉美地区在亚太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自 2009 年以来，拉美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额均保持在对亚太地区进出口额的 50% 以上。

表 1 亚太地区对拉美主要大国的贸易重要性，2014 年

分类 \ 国别	国别						
	智利	秘鲁	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出口	1	1	1	4	2	4	4
进口	1	1	1	2	2	4	3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经济数据库（CEIC）数据自制，<http://www.ceicdata.com/zh-hans/countries/china>。

其四，拉美各国与亚太地区经贸合作密切程度差距较大（表 1）。在拉美地区主要大国中，与不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亚太地区贸易合作最为密切的是智利、秘鲁、巴西等三个国家，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居于第二梯队。2014 年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是智利、秘鲁、巴西三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阿根廷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哥伦比亚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哥斯达黎加的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墨西哥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

<sup>①</sup> 同上。

<sup>②</sup> 同上。

和第四大出口市场。

最后，拉美与亚太地区的贸易合作模式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以智利、秘鲁、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地区主要大国为例，其向亚太地区的出口主要以食品饮料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产品为主，进口则主要以中高技术的资本货物及其零部件和初加工的工业产品为主。

第三，拉美与亚太地区投资合作发展较为缓慢。与同亚太地区迅速发展的贸易合作相比，拉美国家与亚太地区的投资合作发展较慢。拉美地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都主要面向美国、欧盟和拉美本地区。亚太地区引进外商直接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则主要面向美国、欧盟和亚太地区。

从国别来看，日本是传统上对拉美地区投资最多的亚太国家。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也逐年增多。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对拉美地区投资增速较快、规模增大，但相较于中国对外投资的整体增速来看，拉美地区并不突出。例如，尽管 2013 年中国对拉美地区投资存量较 2003 年增长了 1 763.82%，但在中国对外投资的整体结构中，仍排名靠后。同一时期，中国对欧洲投资增长了 10 806.05%，对非洲增长了 5 230.65%，对北美洲增长了 5 116%，对大洋洲增长了 3 926.83%。<sup>①</sup>

## 二、主要拉美国家对亚太合作的认知分析

如前所述，拉美各国对促进亚太合作的态度不一。相比之下，以墨西哥、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为代表的太平洋东岸拉美国家更为重视。因此，笔者将集中分析上述五国对亚太合作的认知。总体上，上述五国都视亚太地区为重要的战略区域，对亚太区域一体化均持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希望借助 TPP、APEC 或太平洋联盟等机制和平台融入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但五国在融入亚太区域一体化的路径选择、融入程度等方面都有所差异。

一方面，亚太地区成为拉美国家重要的战略合作对象。拉美沿太平洋东

---

<sup>①</sup> 所有数据来源于 Wind 资讯经济数据库 (<http://www.wind.com.cn/NewSite/edb.html>)，经笔者分析整理得出。

岸的五国均视亚太地区为重要的区域合作对象。这一认识不仅具有地缘经济基础，也充分考虑东亚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重大机遇。

墨西哥政府外交政策的总体目标是“恢复墨西哥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并在解决全球性重大挑战上，确立墨西哥作为一个新兴力量的影响力”。<sup>①</sup> 据此，墨西哥积极参与各项全球治理动议，并以北美国家、拉美国家以及亚太国家三重身份为支点，努力构建其外交战略框架。由此而来，墨西哥重视拓展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在与亚太国家建立双边自贸区的同时，积极加入 APEC 和 TPP 谈判，并借助太平洋联盟加强与亚太地区的联系。

智利是拉美地区最早与亚太地区发展联系的国家之一。早在 19 世纪末就与日本签订了贸易通航协定。1991 年，智利加入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并设立了 PECC 智利委员会（CHILPEC）。1994 年正式加入 APEC。<sup>②</sup> 根据智利总统府发布的《执政纲要 2014—2018》，智利把亚太战略作为增强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尤其是南美洲地区影响力的手段。为此，智利政府提出要巩固其位于南大西洋和亚太地区的拉美国家间的“港口国家”和“桥梁国家”地位，加强交通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服务质量。同时，利用自身在拉美地区紧密的经贸关系和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联结太平洋两岸各经济体，并促进拉美各国与东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sup>③</sup>

秘鲁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外交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自由贸易，是多边自由贸易协议的积极参与者。亚太地区的市场规模和经济活力使其成为秘鲁外向型经济战略的重点发展地区。在改革国内经济结构的同时，秘鲁政府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活动，一方面在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设立大使馆及领事馆，更加频繁地派遣外交使团出访中国、日本等国家；另一方面积极

---

<sup>①</sup> 吴白乙主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4-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2 页。

<sup>②</sup> Manfred Wilhelmy, “La Trayectoria de Chile frente a la Región Asia-Pacífico,”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167, 2010, pp. 127-130.

<sup>③</sup> Ministerio Secretaría General de la Presidencia, *Programa de Gobierno Presidenta Michelle Bachelet 2014-2018*, Mensaje Presidencial del, de mayo de 21, 2014, p. 154, <http://www.gob.cl/programa-de-gobierno/>.

参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组织，1990年加入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1991年加入 PECC，1996年加入 APEC 渔业和旅游业工作组，1998年正式加入 APEC。秘鲁亚太战略的中长期目标是成为亚太各主要经济体的战略伙伴，进而成为连接亚太和拉美的桥梁。<sup>①</sup>

哥伦比亚政府坚持开放和多元化的外交战略。2002—2010年阿尔瓦罗·乌里韦·贝莱斯（Alvaro Uribe Vélez）政府时期，哥伦比亚的外交政策完全以美国为重心，对亚太地区不够重视。但认识到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后，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龙（Juan Manuel Santos Calderón）政府自2010年执政以来的外交政策试图在美国和拉美国家间寻求平衡，重点深化与秘鲁、智利和墨西哥等太平洋联盟国家的一体化合作。

哥斯达黎加总统路易斯·吉列爾莫·索利斯·里维拉（Luis Guillermo Solís Rivera）领导的现任政府主张维护外交尊严和独立性，重点发展对周边邻国和美欧关系，支持多极化和地区一体化，重视发展同中国等亚太地区大国的关系，把亚太地区视作政治、外交和贸易等国家利益的新增长点。<sup>②</sup>

在与区域经济合作相关的对外关系战略上，相对较大的拉美国家更看重国际地位与领导力的重构，而其他国家则将重点放在经贸关系的开放与市场多元化等现实利益上。太平洋沿岸的拉美国家期待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能够满足这些战略诉求。

另一方面，拉美各国融入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战略路径有所不同。TPP、APEC与太平洋联盟是当前拉美国家认为可以借助的融入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就一体化协议的广泛程度和深入程度而言，在美国的主导下，TPP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智利是TPP前身P4的成员之一，而墨西哥、秘鲁等国都是TPP的创始成员。太平洋沿岸拉美国家与TPP的关系较为紧密。APEC是亚太地区最高级别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且促进了整个亚太地区的商业伙伴关系的发展。2006年，APEC提出其远景目标是最终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

---

<sup>①</sup> Julio Chan, *APEC y el Perú: Guía sobre el foro de Cooperación Económica Asia-Pacífico y la participación del Perú*, Lima: Universidad de Lima, 2008, p. 208.

<sup>②</sup> Embajada de Costa Rica en Singapur, <http://www.embassyrcsg.com>.

(FTAAP)。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等国都积极期待加入 APEC。太平洋联盟被认为是当前拉美地区最有活力的次区域一体化组织，不同于一般的区域一体化组织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太平洋联盟更重要的战略定位是从整体上推动联盟成员国与亚太地区的合作，进而是成员国融入亚太的重要机制和平台。

第一，太平洋东岸拉美五国对 TPP 的态度并不一致。墨西哥、智利和秘鲁都是 TPP 的成员国，将 TPP 视为融入亚太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路径。但三国加入 TPP 的动机和在 TPP 谈判中的态度及主要顾虑均有所不同。

墨西哥更看重美国和日本的市场，稳住并扩大美国市场是首要考虑。墨西哥担心，不加入 TPP 将面临不平等竞争，基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优惠关系也将受到损害。<sup>①</sup>同时，墨西哥希望借助 TPP 谈判，打破日本对墨农产品的封锁状态，进而将农产品打入东南亚市场。<sup>②</sup>

智利前 TPP 谈判首席代表罗德里戈·孔特雷拉斯（Rodrigo Contreras）认为，智利加入 TPP 是为了寻求机制性利益，将 TPP 作为提升其已签贸易协定的效用、降低“意大利面碗效应”（Spaghetti bowl phenomenon）以及推动构建一个更好的多边体制的良好途径。<sup>③</sup>

秘鲁认为，TPP 是世界级的最重要的经贸一体化机制，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欧盟。秘鲁要早日加入以取得与其他非 TPP 成员相比在一定时限内的政治经济优势。TPP 将助力秘鲁扩大亚太市场，使秘鲁的贸易协定网络扩展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此外，吸引其他南美国家和亚太地区的投资、接触 TPP 成员国家的技术和创新以及借助 TPP 谈判促进现有双边贸易协定升级，都是秘鲁加入 TPP 的重要考虑。

尽管上述各国最终加入了 TPP，但在此之前，各国对于 TPP 都有顾虑，一些利害相关部门的反对声音也很大，由此使得各国在 TPP 谈判和协议签署

---

<sup>①</sup> 《墨西哥希望通过 TPP 增添北美自贸协定活力》，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2012 年 3 月 17 日，<http://mx.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1203/20120308020419.html>。

<sup>②</sup> David Alire Garcia and Adriana Barrera, “Mexico sees TPP Deal Doubling Agricultural Exports to Japan,” Reuters, June 26, 2015,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6/26/us-mexico-trade-tpp-idUSKBN0P62LY20150626>。

<sup>③</sup> 罗德里戈·孔特雷拉：《智利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待成果》，载《太平洋经合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3-12 页。



过程中的态度有所差异。相比较而言，智利的态度更加谨慎，墨西哥和秘鲁的态度更为积极。

在日本加入 TPP 前，智利出口促进局（ProChile）前负责人阿丽西亚·弗若曼（Alicia Frohmann）认为，由 TPP 达成 FTAAP 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亚洲的大型经济体没有被纳入 TPP。若 TPP 成为亚洲一体化及中国的潜在威胁，智利因加入 TPP 而与原来的主要贸易伙伴疏远将得不偿失。<sup>①</sup>此外，TPP 在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标准过高、从 TPP 关税减让中获利空间有限以及 TPP 协议将可能损害智利与 TPP 成员国原有贸易协定等问题，都使得智利在 TPP 谈判中顾虑重重，表现较为谨慎。

墨西哥对于 TPP 的顾虑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 TPP 关于版权、商标、地理标志、工业设计、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披露信息及商业秘密保护等方面的超高标准；二是墨国内奶业、纺织服装业、制鞋业等弱势行业所面临的 TPP 成员国的竞争压力。秘鲁对 TPP 的顾虑主要在于农产品市场准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目标不匹配等问题。

尽管不是 TPP 成员国，但太平洋沿岸的另两个拉美国家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均对 TPP 表示出一定的兴趣。相比之下，哥伦比亚的态度更为积极明朗。哥伦比亚学界认为，鉴于太平洋联盟的其他三个成员国都加入了 TPP，哥伦比亚作为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身份将有助于其加入 TPP。<sup>②</sup>哥伦比亚担心其在拉美地区的主要竞争者都会加入 TPP，如果不采取积极行动，自身国家竞争力将受到威胁，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也将下降。<sup>③</sup>哥伦比亚加入 TPP 的最大障碍是农牧业减税及其外部竞争等问题。

哥斯达黎加对 TPP 的态度则正从积极转变为不确定。哥斯达黎加在劳

---

<sup>①</sup> Alicia Frohmann, "Regionalismo en el Asia Pacífico: ¿una oportunidad para Chile?"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167, 2010, p. 124, <http://www.revistaei.uchile.cl/index.php/REI/article/viewFile/12699/12987>.

<sup>②</sup> Lina María Bayer Cotrino, "Análisis de los Factores que han Dificultado la Incursión de Colombia en la Región de Asia Pacífico y el Posible Aprovechamiento de los Mecanismos de Integración Regional Alternativos a Aceptar para Incursionar en la Región de Asia Pacífico," *Universidad Colegio Mayor de 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Bogotá D.C., 2014, p. 55.

<sup>③</sup> Rudolf Hommes, "La relevancia del TPP," *El Tiempo*, de julio 5, 2015, <http://www.eltiempo.com/opinion/columnistas/la-relevancia-del-tpp-rudolf-hommes-columnista-el-tiempo/16046776>.

拉·钦奇利亚·米兰达（Laura Chinchilla Miranda）政府期间对加入 TPP 态度比较积极。2013 年 2 月，时任外贸部长安娜贝尔·冈萨雷斯（Anabel González）认为，TPP 将增强哥斯达黎加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并能推动自贸协定升级以达到“下一代”国际贸易投资标准。哥现政府认为，加入 TPP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哥国内对谈判中涉及的知识产权、互联网自由、基因药物等问题存在争论，认为美国推行的标准与哥斯达黎加国情不符，可能损害本国利益。2014 年 2 月，公民行动党总统候选人即现总统索利斯认为要好好研究 TPP，然后再做出立场判断。<sup>①</sup> 但此后哥经济增长绩效不尽如人意，可能进一步延长哥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考虑。

第二，各国均对 APEC 持积极态度。墨西哥、智利、秘鲁作为 APEC 的成员，借助 APEC 机制扩大了与亚太国家的经贸联系。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十分看重 APEC 在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方面的作用，积极申请加入 APEC，但因 APEC 暂停扩容而一直未能如愿。

墨西哥于 1993 年加入 APEC，是拉美地区的第一个 APEC 成员。其动机是借助融入亚太的契机，倒逼国内经济结构改革。墨西哥的市场深受竞争缺乏、监管过度和部门封闭之害。电信、运输、能源和金融服务部门资源利用率低，并降低了其他生产活动的竞争力，急需通过改革来增强竞争力，吸引投资。APEC 机制要求的结构改革与这一目标相吻合。墨西哥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后，根据后者建议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公共政策；与此类似，APEC 成员的最佳实践有助于为墨西哥提供政策和技术支持。<sup>②</sup>

随着加入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简称“南共市”）的努力失败和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停滞，智利认识到在广泛签订双边经贸协定的同时，APEC 机制是恰当且灵活的经贸论坛，其倡导的开放地区主义与现有自贸安排并不冲突，智利可以借此扩大其双边自贸网络，同时推进 FTAAP 的建设。智利与中、日、韩三国能顺利达成自贸协定也得益于其 APEC 成员

---

<sup>①</sup> Sofía Akepsimidis S., “Solís estudiaría Alianza Trans-Pacífico para que no se convierta en un ‘mega TLC’,” *La Nación*, de febrero 20, 2014, [http://www.nacion.com/nacional/elecciones/2014/Luis\\_Guillermo\\_Solis-PAC-Fedecamaras\\_0\\_1397860514.html](http://www.nacion.com/nacional/elecciones/2014/Luis_Guillermo_Solis-PAC-Fedecamaras_0_1397860514.html).

<sup>②</sup> José Gerardo Traslosheros Hernández, “Mexico in Asia Pacific: Lagging Competitiveness and Lacking Reform,” *Análisis*, Vol. 13, No. 37, 2010, pp. 32-33.

身份。<sup>①</sup> 智利政府和私有部门都希望积极参与 APEC 框架下的各项活动，从而在亚太树立值得信赖的国家形象。

秘鲁于 1998 年加入 APEC。通过 APEC 平台发展双边经贸关系是秘鲁的重要考虑。加入 APEC 之前，与秘鲁签订贸易协定的都是美洲国家；此后，秘鲁与泰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国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秘鲁已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美国、加拿大、智利、墨西哥等 9 个 APEC 成员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借助 APEC 平台，秘鲁一方面继续深化同东亚地区如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经济体及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另一方面希望与其他成员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签订贸易协定。<sup>②</sup>

哥伦比亚曾于 1995 年和 2007 年申请加入 APEC，因为 APEC 决定暂停扩容而一直未能如愿。为加入 APEC，哥伦比亚希望学习 APEC 拉美成员智利、秘鲁和墨西哥的成功经验，在增进对亚洲的了解、培养相关人才的同时，建设高附加值的生产链。深化与 APEC 成员的关系不仅对哥未来加入该组织至关重要，也对其参与其他亚太一体化安排有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融入亚洲应成为哥伦比亚的政策优先，参与 APEC 的策略应着眼国家长期发展，而非聚焦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发展或亚洲经济体目前的高增长。<sup>③</sup>

哥斯达黎加学术界普遍认为，APEC 平台可以推动哥斯达黎加经济多元化发展、并更有竞争力地融入全球经济。APEC 的政策和倡议，如自由贸易、可持续发展等可以作为国内执行公共政策的基础，推动哥斯达黎加的经济发展符合全球化的需要。<sup>④</sup> APEC 在全球经济、贸易、工业生产等方面占有重要分量，加入该组织有利于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和高新技术。因此，在被称为“太平洋世纪”的 21 世纪，哥斯达黎加融入太平洋地区的最优路径就是

---

<sup>①</sup> Alicia Frohmann, *Regionalismo en el Asia Pacífico: ¿una oportunidad para Chile?*, p. 120.

<sup>②</sup> Julio Chan, *APEC y el Perú: Guía sobre el foro de Cooperación Económica Asia-Pacífico y la participación del Perú*, Lima: Universidad de Lima, 2008, p. 212.

<sup>③</sup> Ricardo Coutin, “Beneficios y retos de Colombia en APEC,” *Revista CS en Ciencias Sociales*, No. 14, julio-diciembre 2014, Cali, Colombia, pp. 304-308.

<sup>④</sup> Godwin Tang, “Importancia de APEC para Costa Rica y Latinoamérica,” *La Nación*, de noviembre 29, 2014, [http://www.nacion.com/opinion/foros/Importancia-APEC-Costa-Rica-Latino-america\\_0\\_1454254562.html](http://www.nacion.com/opinion/foros/Importancia-APEC-Costa-Rica-Latino-america_0_1454254562.html).

加入 APEC。<sup>①</sup> 目前，哥斯达黎加与加拿大、智利、中国、美国、墨西哥、秘鲁和新加坡等 7 个 APEC 成员签订了自贸协定，这有利于哥斯达黎加未来正式加入 APEC。

第三，各国均视太平洋联盟为融入亚太的重要平台。

太平洋联盟是 2011 年由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四国建立的拉美次区域一体化组织。目前，作为整体的太平洋联盟与美国、欧盟、中国等域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所占比重较大。区域内贸易比重较小，四国间贸易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该组织的目标是实现拉美次区域一体化，但成员国间的贸易可能不会发生明显改变，各国与亚洲国家市场的联系可能增加。<sup>②</sup>

借助太平洋联盟打开亚洲市场，是墨西哥加入太平洋联盟的主要出发点。墨西哥在太平洋联盟四国中与亚太地区联系较少，在整个亚洲地区仅与日本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但借助与联盟其他成员国的产业链合作，墨西哥能够向尚未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增加出口。墨西哥在汽车零配件、食品等部门与亚洲开展贸易合作的潜力很大。<sup>③</sup> 为此，墨西哥有意在太平洋联盟四国之间建立连锁企业，共同生产以增加贸易量。墨西哥投资贸易促进局认为，太平洋联盟应该加强汽车、机械和农业部门的生产及合作。此外，太平洋联盟四国还应推动四国之间的旅游合作，吸引亚洲和大洋洲游客。<sup>④</sup>

智利不仅认可太平洋联盟在促进与亚太经贸关系中的积极角色，还前瞻性地认识到其辐射作用。有智利学者认为，与拉美传统的开放地区主义不同，太平洋联盟致力于创建一个共同市场来增进与亚洲地区的贸易，且支持形成地区性产业，促进该地区融入全球产业链。这一目标与智利开拓亚洲市场的意图吻合。<sup>⑤</sup> 前述智利总统《执政纲要 2014—2018》明确表示，重视太平

---

<sup>①</sup> Oscar Alvarez, “Costa Rica en el siglo del Pacífico”, [http://www.oscaralvarez.co.cr/cr\\_pacifico.shtml](http://www.oscaralvarez.co.cr/cr_pacifico.shtml).

<sup>②</sup> Ivette Saldaña, “México negociará un TLC con Panamá,” *El Financiero*, de marzo 15, 2013, <http://www.elfinanciero.com.mx/economia/mexico-negociara-un-tlc-con-panama.html>.

<sup>③</sup> Manfred Wilhelmy, “La Trayectoria de Chile frente a la Región Asia-Pacífico,”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167, 2010, pp. 127-130.

<sup>④</sup> 《墨西哥将推动太平洋联盟国家建立企业连锁共同对亚洲出口》，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2015 年 6 月 23 日，<http://mx.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06/20140600634805.shtml>。

<sup>⑤</sup> Isabel Rodríguez Aranda, “Nuevas Configuraciones Económicas en el Asia-Pacífico y sus Consecuencias para América Latina: Desde el APEC a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Revista de*

洋联盟的一体化努力，致力于在不与已参与的其他一体化组织冲突的前提下推进其发展，力争使太平洋联盟成为与亚洲地区开展经贸活动的平台。此外，太平洋联盟与南共市、东盟以及 APEC 也开展了相互合作机制的研究。如能实现相互合作，太平洋联盟的影响力将辐射到其他经济及政治影响力较大的一体化组织，推动智利实现成为联结亚太和拉美地区桥梁的战略目标。

秘鲁国内已形成一种共识，即太平洋联盟是“可持续的深度一体化”进程，是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进行政治磋商、推动经贸一体化的平台。秘鲁驻华大使胡安·卡洛斯·卡普纳伊（Juan Carlos Capuñay）曾在 2014 年 APEC 会议期间表示秘鲁愿通过太平洋联盟推动 FTAAP 的建设。<sup>①</sup> 一体化将为秘鲁带来更多投资、弥补贸易逆差，并能促进竞争力较强的产业发展进而增加出口，改善贸易平衡。<sup>②</sup>

哥伦比亚也认为，太平洋联盟是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有效途径。如果 FTAAP 在中国的主导下以“东盟 10+3”模式为基础建成的话，拉美国家参与的希望将比较小；同时，由于与中国经贸关系疏远，哥伦比亚最终加入 FTAAP 的希望将更加渺茫。这使太平洋联盟的重要性得以凸显。<sup>③</sup> 同时，借助太平洋联盟共同的贸易代表处和使领馆，哥伦比亚可以解决在亚太地区外交机构数量不足的问题。相较于其他太平洋联盟成员，哥伦比亚缺乏明确的亚太战略，在融入亚太方面落后较多；成为太平洋联盟成员后，能够以区域整体身份参与亚太事务，弥补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差距。<sup>④</sup>

哥斯达黎加国内尚未达成是否加入太平洋联盟的一致意见。新的贸易投资机会、区内产业链的融合及提升经济竞争力，是哥加入太平洋联盟的主要关切；同时，太平洋联盟作为进入亚太地区平台的作用也很重要。<sup>⑤</sup> 但哥斯

---

*Ciencias Sociales*, Vol. 57, No. 2, 2014, p. 566.

<sup>①</sup> 《APEC 助力亚太持久繁荣》，载《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31 日，第 23 版。

<sup>②</sup> Alberto Mendieta, “Alianza del Pacífico Trae Retos en Desarrollo que Perú Debe Alcanzar”, *Perú 21*, 6 de julio 2015, <http://peru21.pe/economia/alianza-pacifico-trae-retos-desarrollo-que-se-deben-alcanzar-2222421>.

<sup>③</sup> Lina María Bayer Cotrino, “Análisis de los Factores que han Dificultado la Incurción de Colombia en la Región de Asia Pacífico y el Posible Aprovechamiento de los Mecanismos de Integración Regional Alternativos a Aceptar para Incurtionar en la Región de Asia Pacífico,” Bogotá D. C.: Universidad Colegio Mayor de 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2014, p. 56.

<sup>④</sup> *Ibid.*

<sup>⑤</sup> Anabel González, “Costa Rica y la Alianza del Pacífico”, *La Nación*, de marzo 10, 2014,

达黎加内部反对加入太平洋联盟的声音从未间断。农业等部分行业认为，相对于太平洋联盟其他成员，哥斯达黎加缺乏竞争力，因此不希望过早开放市场。此外，要加入太平洋联盟，哥斯达黎加还需要在港口基础设施、公路和电力等一系列方面进行建设和更新。

目前，墨西哥、秘鲁和智利三国融入亚太区域一体化的程度相对较深。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融入亚太区域一体化程度仍有待加强。墨西哥、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五国都是太平洋沿岸的拉美国家，相较其他大部分拉美国家，这五国与亚太地区的地缘关系更近，在融入亚太区域一体化方面也更为积极，它们的态度和行动对于其他拉美国家融入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2015 年 11 月 22 日刚刚当选的阿根廷总统马克里（Mauricio Macri）曾在选前提出，一旦当选将与巴西结成战略联盟，与太平洋联盟进行建设性对话，进一步发展与亚太的贸易关系，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南共市是比较封闭的一体化安排<sup>①</sup>，可以想见，阿根廷作为重要成员之一如果能够走上经济开放和市场化的发展道路，将有力地促进南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贸联系。

### 三、实现中拉合作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良性互动

总体上，拉美国家对亚太区域一体化持有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中国与拉美国家不仅在整体和双边层次上开展了大量合作，还在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G20）、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平台进行了务实合作。因此，在区域层面上的经贸合作应成为中拉之间合作的新领域，应推动中拉合作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新局面。

冷战结束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逐渐崛起，引领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动力。同时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将 TPP 视为重返

---

[http://www.nacion.com/opinion/foros/Costa-Rica-Alianza-Pacifico\\_0\\_1401459847.html](http://www.nacion.com/opinion/foros/Costa-Rica-Alianza-Pacifico_0_1401459847.html).

<sup>①</sup> 柴瑜、孔帅：《太平洋联盟：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发展》，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第 30 页。

亚太的重要战略工具，试图通过降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特别是利用中国与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领土领海争端，主导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秩序。

2006年的APEC会议首次提出FTAAP，之后，关于FTAAP的实现路径问题被广泛关注和研究。同时，TPP谈判也在2015年下半年获得较大突破，12个成员国在历时5年半的谈判后于2016年2月签署了协议。TPP以“高标准”和“全领域”为特征显著区别于以往的自贸协定，因此对亚太区域一体化持积极态度的哥斯达黎加等国对能否达到其标准存有顾虑，对是否加入TPP反复权衡，举棋不定。TPP之外的中国也可能同样受到贸易转移、一定程度的孤立和被边缘化等不利影响。

在此背景下，积极发展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促进中拉合作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良性互动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拉合作与亚太区域一体化都是中国地区间主义战略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地区主义，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全球化的浪潮，增强了地区行为体与世界市场的融合与互动，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当地区成为一个独立行为体发展对外关系时，地区间主义就产生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入APEC，是参与地区间合作的开始。之后，中国积极创建或参与了中国东盟“10+1”、“10+3”、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亚欧会议、东亚—拉美论坛、中拉论坛等众多的地区间合作机制。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需要通过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合作，一定程度上制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地区间主义的迅速发展，缓解来自国际体系主导国家的压力；另一方面，保障能源资源来源和市场扩大，为经济增长和发展寻求更大的回旋空间。从这个角度看，中拉合作与中国参与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本质目标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中拉合作与亚太区域一体化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中拉关系持续升温，实现了跨越式进展。2015年1月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拉整体合作由构想变成现实，中拉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中拉合作的良好发展势头为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拉美国家是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因为拉美国

家的积极参与，亚太区域一体化扩大了规模经济效应和现实影响力，推动了更大范围的经贸制度环境改善，中国与拉美的经贸往来也将因此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中拉合作潜力的充分释放对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在拉美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主要是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国。对于其他资源丰富、对中国产品或投资有较大需求的拉美国家，特别是非太平洋沿岸国家，尚未充分释放合作潜力，这可能是由于国内市场规模不够、市场环境亟待改善、地处内陆交通基础设施不便等原因所致。推动拉美国家与亚太区域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尽管如此，中拉双方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理念仍存在差异。中拉双方地理距离遥远，历史、政治和文化传统差异较大。尽管太平洋沿岸的拉美国家期待实现与亚太经济的一体化，但对于实现途径还没有明确的认识，特别是 TPP 的影响力相当大，美国依然是拉美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和投资来源国，一些拉美国家对于美国所倡导的开放理念也比较认可。因此，建设富有成效的、能够照顾到发展程度差异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机制，对于扩大拉美国家经济空间、增加经济多元化、增进中拉相互理解、实现合作共赢具有现实意义。

结合中拉合作现状和拉美国家对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的积极态度，中国可与拉美国家一道强化两个地区的整体性合作。

首先，坚持推进中拉整体合作，打好亚太区域一体化合作的现实基础。中拉整体合作机制有利于促进中拉双方凝聚政治共识和利益共识，开展更健康、均衡、可持续的全面合作，并为中国与 12 个没有外交关系的拉美国家发掘经贸合作潜力提供对话和磋商的平台。特别是 TPP 成员国以及有意融入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拉美国家，应加大签署双边一体化协议的力度，一方面削减 TPP 对中国造成的不利影响，减少贸易和投资的对外转移效应，提高中国在拉美国家经济贸易合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方面逐渐引导拉美国家加入到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轨道上来，争取亚太区域



一体化的主动地位。

其次，进一步加强与太平洋联盟等拉美次区域组织的对话和合作，扩大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沟通渠道与合作平台。太平洋联盟不仅致力于推动成员内部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也表现出与亚太地区经济接轨的强烈意愿。加强与太平洋联盟的整体合作，发挥太平洋联盟的机制性作用，既符合成员国借助太平洋联盟融入亚太地区产业链的利益诉求，又有利于增强拉美国家对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实现路径与方式的理解，寻求互利共赢的合作空间。对于南共市、安第斯共同体（Andean Community）等相对比较封闭的次区域一体化组织而言，在合作中应充分发挥区域领头国的示范、引领和协调作用，更大限度地挖掘与其他成员国的合作潜力。

第三，加强经贸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能力建设，积极探索拉美与亚太经贸合作的新机遇。针对目前拉美与亚太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寻求解决方案。在经贸环境领域，加大政策对话和协商，借鉴和利用 APEC 中的“经济技术合作”、“最佳实践”等做法，研究中拉合作中的典型案例，推进政策优化和环境改善，助推产业成长。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发挥中方优势，通过促进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扩大拉美国家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际能力。

[收稿日期：2016-07-29]

[修回日期：2016-08-19]

[责任编辑：杨立]